

金陵花开

一雁声◎著



中国电影出版社

金陵花开



一雁声◎著



CFP
中国电影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金陵花开 / 一雁声著. — 北京 : 中国电影出版社,
2013. 7

ISBN 978-7-106-03660-7

I. ①金… II. ①一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②中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③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
代 IV. ①I24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094577号

责任编辑: 纵华跃

封面设计: 出书网·元宝

版式设计: 出书网·欣欣

责任校对: 张 宇

责任印制: 庞敬峰

金陵花开

一雁声◎著

出版发行 中国电影出版社(北京北三环东路22号) 邮编100013
电话: 64296664(总编室) 64216278(发行部)
64296742(读者服务部) Email: cfpygb@126.com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奥隆印刷厂

版 次 2013年6月第1版 2013年6月第1次印刷

规 格 开本/787×1000毫米 1/16
印张/12 字数/150千字

书 号 ISBN 978-7-106-03660-7/I·0842
定 价 22.00元

自序

岁月流转，时序变迁。世间不随时间而改变的东西，我想也只有男女之情了。从“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，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……”到“天上掉下来个林妹妹……”再到现实生活中，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形形色色的爱情故事，虽说形式上千差万别，但男女之情是一样的，无论年代多么久远，永远是新鲜的。这是自然的原因，不是人为的因素所造成的。人生短暂，在这转眼即逝的几十个春秋里，人人都有过在青春时期对异性的发自内心的纯真的爱，有的人至死不渝……

古人说，“言之无文，行而不远。”估计本书也不会流传，无论如何，只要让偶尔看完此书的人，心有所动，无欺世盗名之嫌，作者就满足了。

目 录

mulu

金陵花开·····	001
情人节的玫瑰·····	107
夜 归·····	147
假 婚·····	165
失 恋·····	179

金陵花开

列车行驶到安徽省的蚌埠站停下来，上来了几位旅客之后继续向南方行驶。已是傍晚时分，心情仍然兴奋着的龙潜，透过车窗，望着正缓缓坠下的金红色的落日，空旷的绿色原野慢慢地旋转着，忽然茂密的树林掠过，红日像捉迷藏一样在枝叶繁茂的树冠中间时隐时现，等到丛林过后，落日已经神秘地消失了，它留下的余晖仍然昭示着它藏身的地方。天边火红色的晚霞仍然吸引着龙潜，它像被人用一个巨大的刷子，用鲜艳的红漆在天边随意地刷了两下，引起龙潜无限的遐思，他忘记了周围的一切，只感到车厢与铁轨轻微的撞击着，脑海里浮现出一个女子面含微笑的脸。二十多年过去了，她留给他的记忆仍然是那么的清晰……

她的个子很高，常常留着短发，脸上时刻带着微笑，还带着一副眼镜，显得斯斯文文，说话快而简洁，左右顾盼的眼神里流露出她的聪慧和纯真。她有时候毫无顾忌地大笑，记得有一次在学校食堂吃饭的时候，把眼泪都笑出来了……她这样一个温柔的女孩子，有时候又特别的执拗。我有一次得罪了她，她两个星期都没有理我，和我断绝一切往来。那是因为玲玲到我们学校来找我，我每天都去找她解释，她根本不和我说话，也不正眼瞧我，只是轻蔑地笑笑，我实在受不了她的这种误解，在她面前我竟然哭了……

车厢里旅客忽然骚动起来，龙潜这才意识到列车可能就要到站了。

“南京车站就要到了，请下车的旅客准备好……”车厢广播里传出列车服务员轻柔的声音。

“天已经这么黑了！”

龙潜随着下车的人流走出车站，紧接着他又乘地铁到达西郊。

城市已被夜色所笼罩，到处闪烁着色彩斑斓的灯光，建筑物已看不太清楚，马路上的车辆和人流在眼前川流不息。龙潜感到自己来到一个陌生的世界。二十年前这里是比较偏远的郊区，离他们学校三公里远的果树园就在这一带，如今已变成繁华的街区了。龙潜这一次来之所以选择这个地方住下，是因为他从内心深处对这一带怀有很深的感情。现在，时过境迁，这里的一切早已面目全非了。

“我得先到旅馆去！”龙潜出了地铁站，又叫了一辆出租车，很快就到了。

龙潜办好了住宿手续，服务员给了他开门卡。龙潜打开他的房间，把提包随意丢在床上，看了看时间，离他们约定的时间还有一个多小时，他拨通她的手机，静静等待着她的回音，电话里传出“嘟——嘟——”的回声，他正感到激动而紧张，她那动人心弦的声音突然传来：

“喂！你已到了吗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你先歇一会吧，……你没有忘记我们上次去的那家咖啡厅吧！”

“记得！”

“就在那儿等我吧……”

龙潜想趁这段时间休息一会儿。

毕竟我们都不再年轻了，不要让她对我有什么担心，我们一定会谈很长时间。

龙潜躺在床上，闭上眼睛，把精神集中起来，但他不能控制住

自己的思想，她一有机会，就从他的记忆深处跳出来……

她那时只不过有十八岁吧，第一眼看到她就被她打动了，对你一笑，她的天真就暴露出来了……自从遇到她之后再也没有见过比她更聪慧的女孩子了。每天去食堂里就餐的时候，都要看看她在哪里，想听到她说话的声音，每当听到她大声说笑的时候，自己的心情也不由地随之兴奋。看看她排哪个窗口，也跟着排哪个窗口，能靠近她，感到多么幸福！还常常到她教室附近溜达，希望能碰上她，看上她一眼，或者和她打个招呼……那一段时间，真像着了魔似的……

门外的过道里传来人走动的脚步声，接着是开门声，可能又有一位旅客住进隔壁的房间里。龙潜休息不下去，他到洗手间把脸洗了一把，又趴在镜子上仔细看看，他的头发变得越来越稀薄了，两鬓已明显出现星星点点的白发，有几根特别亮白，很刺眼，他用小剪刀小心翼翼地把它剪去，又把头发梳了梳。

“还是洗一洗好，反正时间够用的。”

他脱去衬衣和裤子，换上拖鞋。他平常在家里就不太喜欢用肥皂和浴液，在旅馆就更不想用了，只用洗发水把头发洗了洗，又用清水把全身冲洗了一遍。

龙潜擦干了身上的水珠，在镜子前照一照，镜子上溅满了水珠，他用毛巾擦了擦镜子。他仔细端详着镜中的自己，他感到自己比二十年前显得更宽厚，他用力鼓起胸前的肌肉，感到仍然很结实有力。皮肤仍然显得白润，单从肌肤上还看不出衰老的痕迹，也许身体上的肌肤比面部衰老得慢。他还是觉得自己虚度了光阴，突然一种无名的伤感袭上心头，青春已逝，却没有和她一起度过，他感到悔恨……他虽然在梦中常常遇见她，让他幸福一阵子，但是，醒来后他会很痛苦，而且在梦中见到她，也不是他想要就会来的。

龙潜一边穿衣服，一边想着她，她这样长时间地清晰保留在他

的记忆中，天天给他带来思念的痛苦，他对她的爱恋这一生也无法抹去。

“去那里还有点早，呆在屋里不如到外面看看。”想到这里，龙潜离开了旅馆。

虽然是新开发的市区，晚上也看不出有什么特色，仍然到处都是高高的建筑，花花绿绿的广告牌，名人的画像，到处闪烁着色彩斑斓的霓虹灯。但龙潜之所以对这座城市怀着复杂的感情，是因为他青年时代在这里上过四年大学，这是他一生中最值得怀念的一段时光……

半夜里，正在熟睡着的入校新生被紧急集合的号令叫醒，五号楼学生宿舍一下子沸腾起来，这是学生军训进行的夜间拉练，如同战争年代突然遇到了敌人，整个宿舍楼内人声鼎沸，楼道内传来阵阵杂乱的急速下楼的脚步声，龙潜慌慌张张地穿上衣服，鞋带也没有系好，同室的夏雨和马艺已经跑下去了，下铺的范仪羽正系着腰带，“你等等我！”他想有个做伴的，龙潜趁机系紧鞋带，“好了吗？快点吧！别人都已经下去了。”

当他们跑出宿舍的时候，龙潜又感到脖子不舒服，原来上衣领子下面的扣子扣错了地方。

外面大道上已挤满了混乱的人影，喧哗的人群里不知哪里传出刺耳的哨子声。龙潜一边重新扣着上衣的扣子，一边紧跟着范仪羽跑下宿舍楼。

学生们在学校的中心大道上排好了队伍，没有去操场，就直接被带到校外去了。队伍沿着外环路跑了两个多小时，人人气喘吁吁，睡意早就被驱赶得一干二净。学生兴奋得老想说话，教官却不让说。东方已渐渐出现曙光，不一会儿，朝霞映红了天边的云块，太阳就要出来了。龙潜才清楚看到跑在自己前面的女学生露在军帽外面的

马尾辫子，一晃一晃，随着她跑动的脚步有节奏地晃动着，她昂首挺胸，屁股又鼓又圆，也左右扭动着，看得出她的身材丰满，如果不是那个不断晃动着马尾辫子的话，龙潜会认为她是个男生……

经过一阵强行军，回到学校时，天已经完全亮了，人人都累得气喘吁吁，全身热气腾腾，像刚出浴似的，脚步散乱，精神也开始松弛下来。接下来是回到宿舍，刷牙洗脸，按要求整理床铺，一切按部队的规矩，很快教官就来检查了。

“被子要叠得方方正正，要有棱角，像豆腐块，毛巾也要叠成小方块，放在牙缸上……”

相貌英俊，衣帽端庄，腰间系着武装带的教官左右巡视着，一边走过来一边说道。他逐个查看每个人的床铺，是否符合标准，他看上去很年轻，有二十五六岁的样子，但他说话严肃，神情庄严。

龙潜看到教官过来了，忙把自己的被子的四个角捏了捏，仍然不是很方正，教官过来像做雕塑一样用左手掌在被子侧面挡着，右手掌在被子上面拍了拍，简单地整了整，一个方方正正棱角分明的豆腐块形的被子就成了。

马艺的被子叠得鼓鼓的，教官走过去说道：

“你的被子叠的不符合标准，显得臃肿，没有线条！”

大家看时，也禁不住笑了。教官把他的被子扯开，亲自从头叠起，他没费什么功夫，只几下就把被子叠得方方正正，像机器加工过一样，几个学生悄无声息地在一旁观看。

负责龙潜那个班的教官是特种兵的一个连长。听说他身手不凡，同学们都很敬佩他。普通话说得不是太标准，带着南方人的口音。

龙潜的班里共有四十八人，只有八个女生，教官把他们分成四排，每排有两个女生。由于排在龙潜前面的李蕊大胆泼辣，身材高而厚实，显得很成熟，教官让她当最后一排龙潜那个排的排长。其余三个排都是男排长。

早饭过后，便开始每日广场上的集训，大多数时间是练习走步。整个操场上都站满了学生士兵，按班级各自训练，到处传来“立正！稍息！”的喊声，号令声反复重现着。

龙潜班的教官认真地不厌其烦地喊着口令：

“向左转！向右转……”

“向右转！”

“向右——”

站在中间最前排的夏雨习惯性地向左转过去，但他反应很快，立刻意识到自己错了，马上改正过来。队伍里传出一阵笑声，别人都已安静下来，李蕊还在格格地笑，她的马尾辫子也随她的笑声颤动着。看来，她的自控能力很差，一时间很难停下来。

“不要再笑了，立正——！”

教官大声喊道，队伍一下子没有了声音，只听到刷的一声脚步声。

“下面各排由排长负责继续练习正步走，一会儿逐排表演！”

李蕊把她的一排人拉到一边，进行单独训练。

“立正！向后转！齐步走……”

李蕊响亮地喊道，她完全收敛了她的笑容，她与众不同的方脸显得很俊。但是她认真起来，大家都很服从。

学生兵整天操练，起初的新鲜感一点也没有了，渐渐地感到枯燥乏味起来。最难练的是正步走，很累人，教官要求很严格，每个动作都要准确做到位。但在休息的时候教官在学生兵面前又表现得很随便，也许是年龄相仿的原因，他和学生相处得很融洽。他讲自己的在部队一些事情，特种兵野外训练时的一些奇遇，学生们都感到好奇，恨不能亲身到野外体验一下，这整天的在操场上走来走去，真没意思！

“再练习十分钟，大家可以结束了！”

教官抬起胳膊看了看手表说，围在他周围的学生马上各就各位

站好了队形，继续进行操练。

午餐的时间到了，学生们都去吃饭了。

龙潜和范仪羽在校食堂外面的水池边洗着碗筷。

“咱们班的李蕊真行！她还真能板下脸来，喊起口令真是那么回事！”范仪羽甩着刚洗过的空碗，水点打到池子里，对正在低着头洗碗的龙潜说道。

“起初看她整天笑嘻嘻的，没想到她这么厉害！”

龙潜弯腰洗着碗，没有回应。

“她笑起来很迷人，她严肃起来的样子也很可爱！”

范仪羽呆呆地站在龙潜身边，继续说道，眼睛看着龙潜心里却在想着李蕊。

“嗯！你说得不错！”龙潜直起身时看了范仪羽一眼说道。

“真是个不多见的女孩！”范仪羽又夸赞道。

“你喜欢上她了？”龙潜注视着嘴唇有点发青、大眼睛的范仪羽，又想到李蕊，她跑步时脑后的马尾辫子好像又在眼前晃动起来。

范仪羽不好意思地笑了笑，脸上泛起一阵红潮。

“快点，别想她了，咱们打饭去吧，你还是来一份红烧鲫鱼？”龙潜催促道。

“好的，你去打菜吧！我去打饭。”范仪羽回过神来说道。

军训快结束了，教官和学生们早就混熟了。最后教官教给大家一套擒拿和反擒拿拳法。大家要他表演一下他的功夫，他谦让了几次说道，“我就给大家表演一下硬功吧！”

大家都坐在草地上，屏住气，全神贯注地看着，一点声响也没有。

教官脱下带有八一军徽的大沿军帽，松开了军装领章下边的一个扣子，他让人找来两块没有使用过的红色砖块，放在面前。他先运了一口气，微闭着眼睛，他把气运到了头顶，然后双手握住一个砖块，只听他“呀”地一声，向头顶上碰去，把那块砖碰成两半。

“呀！”学生们发出一阵赞叹声。

接着他又表演一下他手上的功夫，同样把气运到手掌上，手掌涨得发红，他的意志贯注在手上，刷地一声劈下去，他把另一块砖从中间砍断！

学生们对教官更加敬佩了，真不愧是特种兵的连长。李蕊两眼紧盯着教官，满脸透红，紧闭着嘴唇。范仪羽不时地偷偷地瞧她一眼。

最后教官和全班的学生合影，军训也就结束了。

新生进入正常的学习生活，学习并不紧张。龙潜和范仪羽除了上课外，做什么都在一起，相处一段时间之后，每个人总有那么一两个同学性格相投的，龙潜成了范仪羽不能离开的小伙伴。他们一起吃饭，一起打球，一起下棋……每次吃饭，龙潜和范仪羽都合伙，一个去打饭，一个去打菜，对方喜欢吃什么菜，互相都知道了。一天龙潜在餐厅等了大半天范仪羽才从宿舍时出来，这几天他都无精打采的。

“你在这里买饭，我去2号窗口打菜，今天你还要一份烧鱼？”龙潜问道。

“随便！”范仪羽随口说了一句。

和往常一样，范仪羽和龙潜两个人坐在一个桌上吃饭。平时范仪羽吃饭总比龙潜要快，每一次范仪羽吃完饭后还要坐在龙潜对面再等他一会儿，等龙潜吃完后两个人一块出去洗碗，再一起回宿舍。

“今天你怎么了？只吃这一点？”龙潜吃完自己的米饭时，看到范仪羽的碗里的米几乎没有动。他喜欢吃的烧鱼也只吃了一点点。

“心里难受！我一点也吃不下去了……”

整个餐厅里坐满了正在就餐的学生，人声嚷嚷，都各自吃饭，谁也不会注意别人的谈话。

“还是因为她吗？”龙潜向在另一个桌子上正在吃饭的李蕊的背后看了一眼。李蕊正和另外两个女生一起就餐，也没有听到她像

往常一样说笑，只听到另外两个女生说话。龙潜发现近来李蕊不爱说话了。李蕊性格直爽，无论男生女生见到她都说几句玩笑话，正常情况下，你不和她开玩笑，她也会主动给你开玩笑。

范仪羽感叹道：“知我者，龙潜也！”

他们两个收起饭盒，向餐厅外面的水池边走去。

“真的吗？你真的迷上她了？”龙潜问道。

“谁知道怎么回事？反正这几天心里特难受！”

“如果真爱她就找她去！”

“唉！她已经心中有人了！……”

“谁呀？是咱们班的同学吗？”

“不是！”

“那是谁？”

“听说是带领咱们军训的那个特种兵的连长……”

“这不可能吧！你听谁说的？”

“你不信吧！她给高连长写了一封信，说她爱上他了……不过，高连长拒绝了她……”

龙潜和范仪羽回到宿舍，离下午上课还有很长时间。宿舍内夏雨正双手举着哑铃锻炼，马艺正坐在自己的床上聚精会神地练习吉他，他已能弹出非常优美的乐曲。龙潜把范仪羽的床铺整理了一下，他想和范仪羽下棋。范仪羽无力地倚靠在双人床的柱子上，看着龙潜坐在床沿上一只手不断地拍着面前整理的平平坦坦的床铺，不断地催促他：

“快点！快点！要不然就来不及了！……”

范仪羽犹豫了一下，还是转身从自己的壁橱里拿出他的围棋，龙潜在范仪羽的床上铺开棋盘，两个人开始下棋。

“还是老一套，又是三连星开局。”龙潜在心里嘀咕着。

夏雨仍然站在门后，每只手里握着一个五公斤重的哑铃，平举

在胸前，分开合上，合上分开，两个哑铃碰撞时发出有节奏的当当声，他喘着气，嘴里嘟囔着，“二十五，二十六，二十七……”

“你这是下的什么棋？”龙潜突然嚷起来。

夏雨把不能再举起的哑铃放在地上，走过来看了看，带着喘气声，颤动着声音问道：

“你们谁是黑棋？”

“范仪羽的黑棋！”

……

“算了，别下了！我看你今天不在状态！”龙潜抬眼看了看范仪羽心不在焉的样子干脆说道。

范仪羽站起身来，随手把手里的一棋子丢下。崩得很远。他扶着双人床之间的柱子，无精打采地看着龙潜一个一个地收拾着散乱的棋子，也不想伸手去帮他。

这时，吉他声戛然而止，马艺停止了弹奏，他怀里仍然抱着吉他，操着东北口音向范仪羽生气地说道：“喂，你是不是爷儿？喜欢谁就找谁去！不就是李蕊吗？无论是才、貌，咱又不是配不上她，在这里一个人哀声叹声的有什么用？”

“马艺说得对！”夏雨马上赞同地说。

范仪羽抬头看看盘坐在上铺床上的马艺，他正眯着一双细长的眼睛看他，那神情颇像贴在他床上边墙上的歌星。

“如果你不追，我可要追了，这么好的女孩，总不能落到别人手里！”夏雨半真半假地说道。

“你想去，你去追她就是了！”范仪羽好像毫不在乎地说道。

“有你这条恶狗在一旁看着，谁还敢去追？”夏雨狠狠地骂道。

范仪羽看了一眼夏雨浑身健壮的肌肉，咧咧嘴，“嘿嘿”地笑了两声。心里又翻来覆去地想着，“还有谁比我更喜欢她吗？我是多么的爱她！”在他眼里李蕊是天下最好的女孩，就连古代传说中

的西施、貂蝉、杨玉环、王昭君四大美女也不如她好。其实范仪羽曾多次约李蕊出去玩，李蕊都没有答应，这让他很难受。

下课后，范仪羽看到李蕊最后一个走出教室，他也故意拖到最后。这几天李蕊闷闷不乐。由于好多次李蕊拒绝过他的相约，所以他不敢冒昧去问她怎么回事，只是在心里替她烦闷，甚至心疼她。看到她出了教室，正一个人低着头向前走，范仪羽鼓起勇气，走过去问道：

“这几天你闷闷不乐的，有什么事吗？”

李蕊瞟了他一眼，没有和他说话。

“有谁欺负你吗？”

李蕊仍然低着头，默默地走着。

“有什么困难，能不能告诉我？”

李蕊停下脚步。她本想说“不用你管！”但突然间心软了下来，温柔地说了一句：“谢谢你！我感冒了，有点发烧。”

范仪羽激动的心里怦怦直跳，说话时的连声音都在颤抖。

“你快点去医院看看……”

“范仪羽，我和你说过多少次了，我不想交男朋友了！”

“……那我等着！一直等到你改变主意。”

“你真难缠！……”

“……我真的太爱你了！”

“你这人有毛病？讨厌死了！我说过了，我不需要任何人来爱我！……”

“我谁都不爱，就爱你！”范仪羽很坚定地说。

李蕊气地直跺脚，狠狠地瞪着两眼，脸色通红，显得更加妩媚动人。

在校外的一个诊所里，李蕊一个人正挂着吊针，该到吃晚饭的时间了。李蕊看着输液管里正在一滴一滴坠下滴液，又看看瓶里还

有大半瓶没有滴完的药水，心里有点急躁，自己又调快一下。“什么时候才能打完呢？……”她心里想道，抬头看见墙壁上的挂钟，六点四十，“七点之前是否能打完？……”她微微闭上眼睛。一会之后，进入半睡半醒状态。她感到眼前有个人影闪来闪去，睁开眼发现范仪羽正捏着输液管上的调节阀。

“滴得有点快了。”看到李蕊睁眼看他，他说道。李蕊没有吱声，又闭上眼睛。

范仪羽又跑到医生值班室，询问了一下情况，医生说没有什么，只不过是伤风感冒，吊两天水就会好的，他心里感到很欣慰，又回来坐在她旁边等着。他一会儿看看药瓶里冒着气泡的盐水，一会儿直直地看着她的脸，她不动声色，微闭着双眼，任他去看。最后他两眼紧盯着她用白胶布扒着的正扎着针头的白白的手背，他感到一阵心痛，好像那针头是扎在自己的心上。过了一会儿，盐水滴完了，范仪羽跑去叫来护士给她起针。李蕊站起身，感到一阵目眩，长时间地坐着，猛然起来，她好像一下子失去知觉，双手紧紧抓住范仪羽的双臂，她想站稳，但还是不由得爬在范仪羽的肩上，范仪羽没敢动，等她恢复过来。

李蕊清醒过来后，趴在他的肩上无声地流着泪，她从来没有趴在男人的肩上过，心里感到一阵温暖。只听范仪羽像自言自语小声说道：“我爱你很长时间了！从一开始就喜欢你……”

第一个学期结束了，龙潜心里有点想家，长这么大，他第一次这么长时间的离开家乡。快到春节了，他又到市里买了一些南方的点心带回家。

他母亲身体不是很好，这两年更糟了，已不能下地做农活了，地里的农活全由他父亲一个人去做。假日里，龙潜和父亲一起去给小麦施肥，父亲不想让儿子拉车，认为儿子不常干农活，身上没有